

Platform economy as a new form of capitalism:

A Re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amme

作为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平台经济：一个调节的研究计划

平台经济或共享经济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而广泛展开。它是一个新的“脱嵌过程”或者是放松管制的下一步。本文使用法国调节学派的思想，描述了平台经济竞争的特征和变化，证实了它将加快金融化积累规制的一些趋势和特性，它内生于危机的产生的后果。

一些媒体的报道将平台经济描述为“给资本主义”的、甚至共产主义的生产模式，共享、合作、绿色经济等富有赞美意味的词语掩盖了其背后的经济关系。^①法国调节学派则指出平台经济代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^②，又是一个新的“脱嵌过程”。作者将平台经济界定为“通过电子平台进行的对有形资源 and 无形资源的交易（配置）”。它有两个特点：第一，平台匹配提供者 and 使用者；第二，平台定义了交易、二元关系的一系列规则。前者与一定的软件和硬件有关，后者与控制过程有关，每个平台都有一个控制结构。

有关平台经济的影响。首先，平台经济摧毁了传统的市场竞争模式，重塑了市场关系。首先，它扩展了市场边界，将以前一些不曾存在的交易纳入交换领域；其次，将不同经济体将的关系商品化，平台是双边网络，每一边代表一类经济主体，平台为双边提供服务，同时可以从双边获得收益；第三，平台通过新兴企业挑战现有的行业领导者，打破原有的经济秩序，重塑竞争规则。平台经济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大众的闲置资源，这使得平台企业投资少，不必为资本品融资。不过，平台依旧会采用一些传统的策略，如在成本低的国家雇佣劳动力，且它在服务业的发展较为迅速，但还没能摧毁主要的经济活动。

平台经济重塑货币金融规则。与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不同，作者认为平台经济并没有代表新的积累规制（RA），而是内生于金融自由化的 RA。作者将平台经济与金融化 RA 进行对比，首先，二者有相似的机构层级；其次，平台促进了货币和金融规则，并加速了这种趋势；第三，平台助力“脱嵌”和商品化进程。平台经济的起步阶段有共同特点：早期靠烧钱——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，其发展前景建立在未来将会拥有大量客户、获得市场垄断地位的假定。平台经济建立在无形资产的基础上，尽管一开始的亏损的，但未来的胜出者将会获得垄断租金。^③

平台帮助大公司更具有灵活性，降低了它们的生产成本。金融化和股东利益管理使股东获得更多分红，这导致投资减少、股权回购增加。从融资的角度考虑，平台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，它承担为大公司进行冒险的责任，大公司通过外包一些非核心的业务给平台，可以专注于核心

^① Mason, 2015

^② Boyer, 2015

^③ 新自由主义时代，公司助理以“股东利益最大化”为教条，追求高分红，忽视再投资，生产率上期处于下降趋势；平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趋势？

业务的开展。这引发了货币和金融体制的改变。

生产模式的改变引发了工资、劳动、资本间的联系发生了深刻改变，但这种“Uber 模式”并不是凭空产生的，它是福特主义危机、工人对泰勒制的持续抵抗的结果。劳动的数字化改变了劳动-工资联系、劳资关系以及公司的商业模式。这促进了自由职业的发展（硅谷的主要工作方式）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控制劳动力相对更为容易。唯一的担忧在于这可能会损害非工资劳动者的权益（996?）。

作者最后指出，危机、贫困、不公平是平台经济和自由职业的最终来源。不平等和平台经济之间存在着双向正反馈的关系。一项法国的研究表明，金融化 RA 产生的不平等和失业推动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。